



塞上集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塞 上 集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乌鲁木齐

室 上 集

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烏魯木齐胜利路124号)

兵团五一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 787×109 耗 1/32 印張: 5 $\frac{1}{2}$

1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烏): 1—8,000

統一書号: 10098.5

定 价: (6)0.48元

目 录

北疆剿匪·····	罗元发(1)
北塔山散記·····	馮配岳(4)
随軍剿匪記·····	尉文选(19)
爭取謝尔德曼归降·····	安正福(28)
一支起义部队的新生·····	王季龙(41)
走上阳光灿烂的大道·····	乔 懋(49)
水利战綫第一課·····	張立长(71)
友誼的种子·····	孔农一(79)
从博斯騰湖畔开始·····	傅志华(89)
筑路在天山·····	于 彬(107)
边疆商业兵·····	陈明池(110)
牧区医疗队·····	杜賢友(119)
风雪帕米尔·····	宮蔭庭(130)
在霍尔果斯的日子·····	王国勛(134)
帕米尔的花朵·····	刘耀中(138)
一往情深·····	李昭明(143)
編后記	

北疆剿匪

罗元发

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是新疆各族人民第一个欢乐的春天。

但是，就在这时，~~奇台~~奇台东北的草原上，冒起了一片乌云。在前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的指使下，以惯匪烏斯滿和国民党特务尧乐博斯、賈尼木汗为首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利用人民解放軍进驻新疆不久，各族人民对我党政策还不甚了解，起义部队尚未进行改造的时机，到处煽风点火，造謠惑众，掀起了一场武装叛乱。三月初，匪首烏斯滿被台灣蔣匪委任为“新疆反共司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唆使驻奇台的騎七师（原国民党的騎五軍）先后发生叛变八次，杀害了我軍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捣毁了地方政府，搶劫了各族人民的大批牛羊和財物。四月，烏、尧匪帮又連續向我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駐軍发动攻击。继而将各地股匪糾集一起，又裹胁了草原上的一些哈薩克部落，企图以奇台南山紅柳峡一带为“根据地”，以一支股匪东向巴里坤取包圍姿态，伺机夺取哈密，截斷我关内外交通，而以匪众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窜犯，妄想攻陷烏魯木齐，顛复人民政权，以續其奴役新疆人民之美梦。

天山脚下的各族人民，忍受不了叛匪的蹂躪，万分憤怒，紛紛要求我軍保卫他們的胜利果实，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

我剿匪大軍領受平叛任务之后，隨即兵分四路，取道深山

从林，雪原瀚海，勇猛疾进，直捣叛匪巢穴——红柳峡。当时，烏斯滿正在召集头目們开会。解放軍如同神兵一般的突然出現，立即彻底打乱了他們的一切部署，迫使他們丢下几百具死尸和大批輜重，屁滾尿流地仓皇逃窜。一些被土匪裹胁的部落和反动头人，遂紛紛向我交械投降。

这时，在天山著名高峯天格尔大坂之下，另一个叛匪头子烏拉孜拜，也裹胁了一万多名牧民，打起了国民党的旗帜。烏匪向北塔山逃窜受阻后，又通过大戈壁南逃天格尔大坂，和烏拉孜拜合在一起。我北疆剿匪部队趁敌喘息未定，乘胜追击，步步威逼，在南疆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跨过冰峯，将敌包围，歼其千余，活捉了匪参谋长阿克森和烏斯滿的軍师哈拉提巴依，秘书胡赛音，解放了被裹胁的牧民七千余人。

为了发动羣众，孤立叛匪，我軍认真执行了軍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民羣众宣傳了党的政策。战士們知道，牛羊是游牧民族的土地和粮食，就把繳获的数万只牛羊全部归还了各族牧民。有的小羊在路上生了病，战士們就把它暖在怀里，送还原主。炒面吃完了，宁可餓几天肚子，也絕不宰杀一只羣众丢下的牛羊。有些逃到沙漠地带的羣众沒有喝的，沒有吃的，战士們就把自己的水让給他們喝，把自己的干粮匀給他們吃。被叛匪欺騙的羣众从亲身体驗中，认清了党的民族政策，认清了誰是恩人誰是仇人，认清了人民解放軍是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是各族人民自己的軍隊，从而紛紛向我报告匪情，自愿为我軍帶路，給我軍以多方面的支援。

冬天到了，烏、尧匪帮更加孤立。在他們周圍，只剩了一小部分残余的土匪和几个起义部队的叛兵。他們拚死掙扎，四处逃窜，妄图混过这寒冷的日月。为了彻底肃清叛匪，根除匪

息，我軍繼續發揚英勇頑強、堅韌不拔的戰鬥意志，轉戰在數百里無人無水的沙漠之中。有時一兩天都見不到一滴水，戰士們只好喝尿，馬被渴死了，就喝馬血。終于，在克克爾科和哈不特魯山地區的一次戰役中，殲滅了最後的一股殘匪。烏拉孜拜、賈尼木汗分別就擒，烏斯滿帶着幾十個人逃往甘肅，最後也被兄弟部隊俘獲，只有叛亂策動人之一的耨樂博斯，只身逃到了台灣。由美國帝國主義分子親自導演的這場叛亂，就這樣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烏雲散去了！叛匪肅清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輝，在新疆這一百七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當空高照。我人民解放軍一面緊握手中武器，警惕地保衛着祖國的邊疆，一面重新拿起生產工具，和各族人民一起，歡欣鼓舞地創造着幸福的生活。

北塔山散記

馮配岳

趕赴前綫

自从上級決定讓我們十七師抽出一部分兵力參加剿匪以來，因為程悅長師長一直都在前綫指揮部隊，作為參謀長的我，就被留在家裡掌握生產了。每天公餘，心神常常馳往戰場。

一天，忽然接到軍首長電話，要我星夜趕赴前綫。由於受領任務的心切，当晚我便由烏魯木齊趕到設在奇台的剿匪指揮部。在指揮部，軍首長向我簡單地講述了敵我態勢，告訴我程師長的位置在紙房。

我隨帶七部滿載糧彈的汽車和一個加強排的護送武裝，当夜就出發了。這是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夜晚。

烏斯滿匪邦遭我軍連續幾次的殲滅性打擊之後，在巴里坤草原業已無法存身，不得不率殘部向北沙窩逃竄。北沙窩，這就是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方圓數萬平方公里。不難想見，為了完成這次進剿任務，我們首先需要戰勝的將是大自然，部隊的行動，定會行軍多於作戰，流汗多於流血……

一出奇台，汽車便旋風般地向東疾駛，不多會就鑽進了浩瀚的戈壁。一進戈壁，車子的速度好像陡然降低了很多。這也難怪，四圍盡是清一色的景致，夜又那麼黑，人們自然不易感

到自己的速度。

过了木垒河，車队进入起伏不平的草滩。这儿没有公路，車子沿着前次的軌跡探索前进，顛簸得非常厉害。有时，人們会被猛然抛到空中，好几秒钟才落下来，紧跟着，也許是更兇的一顛……这种时候，恐怕誰也难保自己的五脏六腑还在原来的位置！坐車上前綫，对我來說这还是第一次，老实說，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当时給我的印象可实在不能算好。战士們倒是相当习惯于这种旅途了，他們对車子的顛簸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覺得很好玩，每当我們被抛到空中，車廂里便哄起一陣欢笑。漸漸地，战士們的兴致感染了我，我也随着他們笑鬧起来。

一陣出奇的猛顛之后，我坐的那部車忽然哆嗦起来，机器的声音嘶哑了，过了一会儿，任凭司机怎样加大油門，調整排擋，就再也不肯动彈了！

所有的車子都停了下来。接着，战士們迅速下車散开，放了警戒。司机們紛紛赶来，接上电灯，七手八脚地忙着搶修。几个司机，左敲敲，右打打，从車子底下钻进去，又爬出来……这一切，是緊張的，同时又是和諧有序的。人們并不显得着急，这不仅仅由于大家深知着急之无补于事，而且的确也因為眼下所发生的事是司空見慣的了。司机們一个个都抹成了三花臉，机油和着汗水从人們的額际汨汨流下。就在这一刹那，我的脑子里閃过这样一种想法：在如此浩瀚的戈壁里行軍，不但需要汽油，恐怕更需要人們的忠心和智慧，需要毅力和忍耐……

正象重新調好琴弦的乐器，我們那部車复又发出了美妙的諧音。司机擦了擦臉上的汗珠，吐了一口被汽油染黃了的唾沫，笑了笑，說：“上車吧！”

第三天下午，我們終於趕到了紙房。

七部卡車，整齊地停在一塊平地上。戰士們馬上圍攏來，搶着和車上下來的人握手、問好，隨後又紛紛擠在車旁，愛撫地摸摸車頭，踢踢發燙的輪胎……在熙熙攘攘的人羣里，我一眼就看到了程師長，他正快步沖我走來。我趕忙搶前幾步，緊緊地握住師長的手——和每次闊別重逢時一樣，我們只是把手兒緊握着，過了好一會兒，雙方才開口講話。

師長向我問了一些家里的情況，部隊生產的情況，我一一回答了。當我回答師長問話的時候，周圍的人一個個伸長了脖子，側耳旁聽。師長見到這般情景，不由笑道：“家里一來人，你們的耳朵就豎起來啦！好吧，你們要打听啥就直接向參謀長發問吧！”經師長這一講，人們立刻活躍開了，七咀八舌地問將起來，簡直使我應接不暇。戰士們的問題是繁雜而具體的，甚至師部的一個炊事員還這樣發問：“我們伙房在家里養的幾只雞如今生蛋了沒有？”說來慚愧，我這個在師部日進三餐的人竟壓根兒沒注意到炊事員們養了雞，至於他們有沒有開始生蛋就更說不上來了。那個炊事員眼巴巴地看着我，祈望得到滿意的回答。我端詳着他那急切的神色，真不忍心冷漠的說個“不知道”，只好按照一般的自然規律作了肯定的推測，答說：“可能早生了！”那個炊事員樂孜孜地笑了，周圍的戰士們也顯出非常開心的樣子。

談話中，我忽然發現師長和戰士們都比在家的時候胖了許多。奇怪，經歷了幾個月的山野苦戰生活他們怎麼反倒胖起來了呢？待我留神細看時，由不得一種沉甸甸的感覺襲上心頭：原來師長他們並不是胖了，而是腫了，臉上、手上正脫着皮——這是在天山追剿作戰中受高山紫外綫照射的結果，是累月苦戰大自然所獎贈給他們的光輝印迹……

征 途 第 一 日

五月二十五日，偵悉匪踪已向北塔山，師長遂令臨時配屬我師指揮的十四師四十團作為前哨，先行出發。四十團曾是三區（伊犁、阿勒泰、塔城）的一支勁旅，全部由維吾爾、哈薩克等兄弟民族組成，作戰驍勇，且熟知山區和沙漠地形：有這樣一支部隊作前衛，確實是非常得力的。

次日清晨，師部率騎兵團亦行北進。

我饒有興致地注視着戰士們敏捷的馬上集合動作，諦聽着自己所不習慣的總是拖着長音的騎兵口令，心想：幾個月沒見，部隊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啊！曾幾何時，大家都還是地地道道的老步兵，不少同志根本沒騎過馬，可如今他們卻儼然成了一支驍騎兵！

我們沿着四十團頭一天踏出的蹄跡急進。一望無際的黃沙，宛如一片汪洋在晨光曦微中展布開去，遠方，天和地嚴严实实地結在一起，不留一絲縫隙。周圍是多么靜寂啊，又是多么廣漠和沒有遮擋，以致使人禁不住會產生一種莫明其妙的玄想：假如有人不停腳地逕直向前走去，說不定真會走到天邊的！……我的整個心靈被一種新鮮的感覺激蕩起來，由不得看了看師長，感嘆地說：“這可真是一個‘浩浩乎平沙無垠’的境界！”師長控馬和我取平，笑道：“還記得榆林一帶的沙漠吧，要是和新疆的沙漠比起來，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老馮，你這個‘詩人’將要感受的一定會比當年豐富得多啊……”

約莫走了一個多小時，太陽慢慢升起了。乾燥的沙漠就是那麼經不起陽光的照射，日頭剛剛離開地面，它便不折不扣地變成了一座無比龐大的烘爐，使人們立刻感到炎熱的威脅。人、馬很快就被汗水浸得透濕了。……近午時分，部隊進入一

个不大的硷滩。师长告诉我，这地名叫小尔布拉克，前面有个水泉，几天前，在一次追击战中部队曾经到过这里，当时为了不失匪踪，他们舍弃了水泉，整整在戈壁里炕了三十六个小时。听说有水，一股清澈透凉的感觉立刻掠过我的心头，精神陡然一振，遂即催马，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部队在泉边稍事休息即继续前进。我和师长边谈边走，不觉便出了硷滩。

傍晚，远处孤零零地出现一棵老树，塞外的烈风已经摧它刮得佝偻了，然而它仿佛是在坚持着一种崇高的理想，仍然在荒漠中挺然屹立。在这光秃秃的荒野里忽然发现一棵树，不能不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要转头望它几眼，对它的出生年月作些推测，由衷地赞叹着它那惊人的生命力。据说，这儿就离当日的营地不远了。

吐 朗 谷 夜 話

早一时出发，戈壁滩已所剩无几。望着近在咫尺的羣山和隱約可見的丛林，战士们一个个显出欣喜的神情，他们说：“戈壁滩的路再长，也不及我们的腿长。”

前面那个草木丛生的地方就是吐朗谷。吐朗谷是北塔山的东部门户，形势险要。当时我想：在这里即使不发生激烈战斗，至少也会有一些小的前哨接触。我转头看了看师长，师长懂得我的目光，轻声向我说：“乌斯满已经被我们打丧了胆，量他不敢在此据守。”

四十团的部队已经进了吐朗谷，可老半天也没听见一声枪响。当我们进至谷口，四十团团长，一位维吾尔族同志正迎面向我们走来。他纵马跑到师长跟前，以十分标准的制式动作敬了礼，尔后通过翻译向首长报告：“我团已经全部控制了吐朗

谷各要点，沒有发现匪情，偵察分队搜索結果：繳駱駝五峯，羊三十頭，匪踪已向卡哈台。”師長滿意地點了點頭，微笑着說：“很好，同志！只要不失匪踪，早晚會有歼灭战好打的。今晚在這兒宿營，請你回去关照部隊好好休息，下一步的行動回頭再研究。”

吐朗谷實在可以說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然而誰也無心欣賞：由於沒打上土匪，人們的情緒都有些煩燥。警衛員們粗手粗腳地在搭帳篷，每一個動作都帶着怒氣，如果繩扣一時解不開或是油布一時鋪不平，稍不順心便狠狠地罵上几句。炊事員們一邊做飯，一邊吵吵着：“我看行上十天軍能打一次痛快仗都是好的！”“真不曉得蔣介石為什麼還把烏斯滿叫‘巴圖’（英雄），我看他簡直是‘狗熊’，只會夾着尾巴跑！”

四十團的炊事員送來几把野蔥，為了快快當當地吃上一頓，師長親自切蔥炒菜，而我，就在一旁幫炊事員們淘米燒飯。不大功夫一頓飯菜就搞出來了。我和師長匆匆吃罷便步出帳篷，到四十團找那位剽悍的團長同志研究和布署下一步的行動，順便也看一看他們的部隊。

這是一個月明星稀的夜，山風吹來，頗有寒意。年輕的團長以熟練的動作架起一堆篝火，我們圍在火邊，對當前情況進一步作了研究，肯定了殘匪業已逃往卡哈台的判斷，並商討了搜剿卡爾特的計劃。

公事完後，團長招待我們喝茶。茶味清冽可口。我覺得奇怪，便問：“你們這兒的水怎麼這樣好喝？”他笑了，很有興趣地說：“同是一個渠里的水怎麼會有兩個味道，我們是在水溝旁邊挖了一個坑，待流水滲到坑里再取來燒茶，這就沒有苦味了。”看來過沙漠生活是得拜這些少數民族同志為師呢。

師長卷了一支煙，慢慢抽着，輕聲對我說：“這位同志很

健談，你逼他擺一擺！”这样一个精干而年青的少数民族团长，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于是便通过翻譯提議道：“团长同志，請給我們談談你的过去好嗎？”

他起先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不过最后还是爽朗地开了口。他从用木棒赶走伊犁国民党反动派、成立民族軍讲到三区人民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又从新疆的和平解放谈到民族軍的改編，揚揚洒洒，有声有色。述說中，他很少提到“我”，他巧妙地把“我”化到“我們”之中，也許正是为了讲“我們”，讲三区革命的人民和軍隊，他才答应談談自己的吧！从他生动的敘述里，我們对新疆各族人民过去身受的苦难和他們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們的情緒完全被这位維族同志的語言吸引住了，有时禁不住开心地大笑，有时却又異常抑郁、悲憤。我們和他談話总是要通过翻譯的，而大家的心却越联越紧，以致完全忘却了民族的界限和語言的隔閡。最后，这位維族团长呷了一口茶，感慨地結束他的談話說：“生活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而當我們找到了党，找到了指路的明灯之后，这种坎坷便不复存在了。在我个人过去的一段生活里，最最值得庆幸和紀念的，莫过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和被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軍的一員，因为从这时起，我便开始踏上了壮丽的生活道路，享有了无尽的欢乐……”

北 塔 山 巡 礼

五月二十九日，部队离开吐朗谷，沿上坡山路往西北方向急进，行三十里，到三个泉子。三个泉子是一个水草丰盛的牧场，肥美的草原被大片大片的野花点綴着，輕风吹来，一起一伏，宛如海上宁靜的流波，壮阔，无声。然而，这里已經沒有了牛羊，人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一片淒涼的景象。草地上，連

年征战留下的白骨，斑斑点点，有人的，也有牲口的。远处，看来似曾座落过几家帐篷的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一片黑灰。不用说，这一定是烧杀成性的乌斯满匪帮干的！人们默默无言地审视着这一切，心头象火燎一样难受！

又走了三十来里，进入一道峡谷。峡谷里，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虽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人们依然没有燥热的感觉，与前几天的行程相比，俨然是另一个世界。黄昏时分，抵葫芦图。葫芦图位于峡谷正中，两旁是断崖峭壁，中间有一水潭，水呈暗绿色，深不见底。当晚部队就在这里宿营。

部队就寝后，我和师长打开作战地图，进一步分析和判断当前情况，研究进剿卡尔特的战斗布署。师长沉思有顷，尔后抬起头来，问道：“老冯哪，你认为乌斯满会如何行动？”老冯说，这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只是还没有形成确定的意见，所以一直没有向首长表露，此时既是师长问了起来，就只好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卡尔特是北塔山的主峰，海拔三千四百多米，形势确实够险要的，然而毕竟它是孤零零的山峰，就近没有良好的依托，上下山的道路有数，既不利机动，也不宜长期固守，因此，我认为乌斯满这个老滑头是不会在这里呆下去的。”师长听罢，由不得开心地笑了一阵，之后，他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帐篷里踱了几步，斩钉截铁地说：“甚至可以这样估计：匪徒们根本不敢在这里落脚！乌斯满现在总共也不过有千把人，而其中又大部分是被裹胁的羣众，男女老少都有，仅凭这点子兵力他们是不敢在此据守的，再说，这个曾经轰动过全世界的北塔山，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价值，乌斯满自己也不会不明白！”是啊，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曾在这里一手制造过惊动中外的“北塔山事件”，声言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支持下进

犯中国，企图借此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热潮，以便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罪恶的内战开脱罪责，冲淡当时蒋管区内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怒潮，并且，帝国主义者还妄图通过这一“事件”扩大国际纠纷，挑起一个以反对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性战争，以便使美国在新的冒险中免遭战后的经济危机。然而，这个方圆不到百里，地处洪荒之中的北塔山，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大地位，难道这里真的可以发生世界大战吗？简直是笑话！如果不是他们硬把这个亲手制造的所谓事件搬到联合国，恐怕不少人还根本不知道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北塔山呢！无耻的谎言毕竟掩盖不了事情的真相，党和人民及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阴谋，他们遭到了惨败。当年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及其走狗乌斯满主演了这场丑剧，正和眼下的叛乱一样，他们一个是主谋，一个是打手。说来凑巧，三年以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他们在这里遭到过惨败，当乌斯满这个奴才旧地重游的时候，想来会有诸多感慨的吧！

匪徒们不敢和我们在北塔山对抗看来是肯定的，那么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应怎样制定？我以寻问的目光看了看师长。师长复又坐在作战地图前面，用铅笔在图上指点了几个没有标明情况的地方，说：“乌斯满想在这里给我们兜圈子，他是欺我们不熟悉山地道路，企图把我们引入迷宫之后乘隙逃脱，在这种情况下，最要紧的是跟定匪踪，不失匪踪就是胜利！”

第二天天没亮部队即行出发，近午，全部通过了峡谷。这时，忽然刮了一阵乱风，乌云仿佛一下子掩住了整个天空，紧接着，暴雨夹着豆大的雪粒倾盆般地盖将下来，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看来部队对这种天气的剧变是习以为常了的，人们在鞍桥上解下了事先准备好的棉衣，一边走着一边就在马背上换

了装，前进的速度一点也不曾减低。雨越来越猛，雪越下越大，身上的棉衣很快被淋透并结成了硬硬的一层冰甲，人们冻得发抖，甚至连气也喘不过来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行进，情绪反而格外高涨，当人们互相察觉到对方的衣着变成了冰甲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哄笑起来。我拽了一下师长，用冻得发颤的声音说：“师长，这种多彩的生活在人们心里所引起的反映倒是满健康的啊！”师长点了点头，笑了。

下午五时许，部队到达了预定的宿营地——阿腾卧巴。这时天已放晴。

师长命令四十团和师直的部队分左右两路登山。四十团团长临走时，师长叮嘱他道：“一定要组织好前哨侦察，及时辨明匪踪，尾敌猛追，迫使他们离开山区，争取在北塔山以西的沙窝里达到歼敌之目的。”

我们沿东面的山脊往上爬，山脊两侧的低洼处，有连年的积雪，深不可测，据说要是不小心滑下去就会马上被这积雪淹没。前面不时传来口令：“小心！”“把马控好！”……

当到达山顶时，首先吸引我的是新疆北部的伟大境界：南天山，北阿尔泰山，雪峰高耸，形同玉柱；东北是蒙古沙漠，黄沙起伏，一望无际；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是浩瀚的准噶尔盆地，盆地中的草原、戈壁、沙漠、城镇等不同地带，以各自不同的色彩把大地点染得如同一幅无限壮阔的图画，在五彩缤纷的画面上，你甚至可以清清楚楚地辨认出那是村落，那是城镇，那里又是触目惊心的古尔班通古特……我显然是被这宏伟的景象迷住了，遂即兴赋西江月一首：

跃马塔峰远眺，神州壮丽无边，阿山北峙天山南，玉柱高擎云汉。追剿跳梁小丑，人人怒发冲冠，卧冰踏雪视等闲，誓擒乌匪斯满！